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成公經傳第七補注第十七

成公宣公子史記名黑肱母蓋穆姜也以定王十七年即位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補曰疏曰何休徐邈並云此年無冰者由季孫行父專權而委任之所致范意不同文烝案何氏引尚書曰舒恆燠若又引易京房傳曰當寒而温倒賞也范意見桓十四年注大致亦主洪範但不指實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言終寒時無冰當志之耳今方建丑之月是寒時未終補曰桓十四年傳曰無冰時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周二月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此月既是常寒之月於寒之中又加甚常年過此無冰終無復冰矣補曰疏曰終無冰矣謂過此時無冰則終無冰也加之寒之辭謂於此月書者以此月是常寒之月加甚之辭故麋信徐邈亦云

十二月最爲寒盛之時故特於此月書之是也文烝案詩豳風一之日觱發毛傳曰風寒謂待風乃寒又二之日栗列毛曰寒氣謂無風亦寒明周之二月其寒加甚他月是月無冰則終無冰矣廩徐及疏皆是范別言加甚常年失之疏申注亦不用其說也無冰爲恒燠桓十四年傳明文也疏又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書時則是終寒時故不發傳此在二月下三月上故特發之桓十四年無冰在正月下者舊解正月自爲公會鄭伯不爲無冰或當月卻而節前則周正月亦是常寒之月文烝案舊解是

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甲鐙也補曰不言井邑言丘者賦法起於丘也疏曰徐逸云甲有伎巧非凡氏能作而強使作之故書月以譏之文烝案稅畝田賦皆不月而舍中單亦月則此月非譏當依何休以爲重錄之傳所謂謹也

作爲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文同事異不可以一例該之故也范別例云作例有六直云作者三儋公主丘甲三單云新作者亦三延慶南門雉門文烝案延慶安待云作范因左氏杜預說誤以人例耳

丘爲甲也使一丘之民皆作甲補曰謂農民公羊曰丘使

丘甲國之事也補曰此丘字蓋衍文或是作字

丘作甲非正也補曰桓六年傳

曰脩教明諭國道也平而脩戎事非正也彼以國道言此以國之事言其意相類**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補曰謂農官工官也官者民之長**古者有四民**補曰以下申足上意**有士民**學習道藝者補曰疏曰何休云德能居位曰士范以居位則不得謂之民故云學習道藝文烝案處士賢者可爲公士其事相因**有商民**通四方之貨者**有農民**播殖耕稼者**有工民**巧心勞手以成器物者補曰因官及民因農工及士商備言之也劉向說苑引春秋傳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傳無此文當是外傳及章句說傳語今本說苑脫傳字漢書注引樂元詔曰四民常均凡四民皆有官焉士民者處士若公士以上則官也商農工之官據周禮亦皆公士大夫也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此所謂國有六職**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各有業也補曰能爲甲者工耳考工記函人爲甲又有鮑人周禮案人職曰齋其工曰饗工此工官工民爲甲之事孔穎達曰使一丘農

民皆作甲以農爲工失其本業

丘作甲非正也

補曰重言以結上文不言初者旋罷之左傳曰爲齊難故孔穎達曰備齊難繇爲之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補曰許辰之子臧宣叔疏曰不日者蓋謀爲鞌戰歸我汶陽之田至八年渝前約故略之也文烝桊既不日又不月者蓋略之甚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貿戎地補曰疏曰不書月者何休云深正之使若不戰范雖不解於不言晉敗及戰故亦略其日月文烝桊王師敗績異於諸侯故直書府而已不嫌與夷狄見敗同例○撰異曰貿左氏作茅段玉栽曰史記漢書皆作貿古音同也

不言戰莫之敢敵也

補曰昔夏啟與有扈氏戰書稱大戰于甘紀實之辭也春秋別起例以明義蓋亦爲策書所據之周禮君子因之荀子曰王者有誅而無戰是也不言敗之者亦明莫敢敵此公羊義

爲尊者諱敵不諱敗

諱敵使莫二也不諱敗容有過否補曰以自敗爲文但不言敗之者耳不諱言敗劉絢曰聖人立法垂後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貿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成得而見矣李光地曰戰而勝猶恥也戰之恥甚於敗故諱

戰也爲親者諱敗不諱敵諱敗惜其毀折也不諱敵諸侯有列國補曰有所不諱而後所諱顯若全沒其實亦不得謂之諱劉敞謂諱其義非諱其實高渺然以爲文諱而實不諱未嘗有一語矯誣是也尊尊親親之義也尊則無敝親則保全尊謂王親謂傳補曰案盧全詩曰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此韓子所譏五傳東高閼者矣春秋不以親親害尊尊而亦不奪人所私故曰伯母叔母疏衰歸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歸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歸申其情敗掩其辱尊不可干示有私恩而已矣然則孰敗之晉也補曰此與戎伐凡伯相似貿戎者戎之種而屬晉實爲晉地時晉之貿戎人敗王師於其地不可言王師敗績于晉故言于貿戎也傳不言從晉而戎之者從伐凡伯傳可知公羊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不知貿戎即晉傳聞不審也左傳謂晉侯平戎于王劉康公背盟欺晉晉徼戎而伐之敗績于徐吾氏事或有之僖二十二年晉及秦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昭九年晉率陰戎伐潁二十一年晉帥九州之戎納王戎事涉周者皆晉爲之也

冬十月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

補曰禿無髮也眇小目也跛蹇也謂曲脊僂傴也謂曲存此文眇跛字當互易郤克之跛見左傳國語范注謂下年傳以郤克爲跛沈文何引穀梁云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自唐定本始誤而楊氏作疏因之晉陸德明亦誤下可之文同誤**同時而聘於齊**補曰公羊曰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何休曰不書恥之

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御音迓迓迎也補曰注本爾雅文孔廣森曰迓迎護賓者也聘禮記卿大夫迓大夫士迓上皆有迓

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宣十二年楚人滅蕭故隨其母在齊補曰蕭同姪子卽頃公母范非也論於下年蒼頡篇曰笑喜弄也

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胥閭門名補曰疏曰卽周禮二十五家也文烝案說文閭里門也又引周禮五比爲閭何休曰閭當道門解散也

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甯疑經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補曰范說又非也此傳當與下其日或

曰相違誤跳在此蓋以傳合經者誤之耳范以傳稱季孫聘於齊經無爲不書其事但經書如齊不當錄月去二家經皆無之自以何休說爲長或當以季孫不說而去聘事不成故史無如齊之文其事亦未審在何年也○公羊以爲郤克跛臧孫許眇同時而聘于齊左傳國語但謂齊婦人笑郤子最近事情蒙衆下傳亦但云敖郤獻子與左傳國語同然則此傳云云蓋廣異聞耳原不深信也陸淳以街談巷議譬之豈爲善讀傳乎先儒既有解說今亦聊說之而附以所見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補曰左傳曰圍龍三日取之

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衞師敗績

新築衞地 補曰時齊非桓公主盟時矣直從以主及客之常例不須以敵齊起之與莊二十八年異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鞌齊地 補曰僑如得臣子叔孫宣伯公孫嬰齊叔肸子子叔聲伯也 疏曰徐邈云四大夫不舉重者惡魯猥遣

四大夫用兵亦以讓之也然則諸國用兵亦應擬遣何以不具書之蓋是用兵重事故詳內也文烝案外大夫無帥師文者從內可知內帥師總在嬰齊下者亦從可知六年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與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之等皆此例客言及者由內及之內言戰亦與桓十三年同○擬異日僑本又作喬手左氏作首公羊一作午

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

悉謂魯四大夫時悉在戰也明二者皆當日補曰疏曰若是疑戰雖四大夫在亦不得日傳并見此意耳

曹無大夫

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前爲崇羈今爲戰故重發之

其曰公子何也

補曰略名之當言曹手不當言氏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

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

不欲令內宋大夫與外卑者共行戰補曰公子之重視大夫是貴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

補曰春秋事同而辟異如僖文之書不兩屬完國佐之盟其最著者也此二盟劉絢胡安國張洽以爲王道曲直之繩墨○撰異曰公羊傳爰舉經句及下有齊字孔廣森疑公羊經作齊國佐爰及左氏公羊作袁

鞌去國五百

里爰婁去國五十里

國齊國也補曰謂國都顧炎武日知錄曰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爲里而尺又大於古三之一強今之六十二里弱遂當古之百里穀梁傳鞌去國五百里今自歷城至臨淄僅三百三十里左傳黃入謂自鄒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鄒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鄒縣僅一千五百里孟子不遠千里而來又謂舜卒鳴條文王生岐周相去千有餘里今自安邑至岐山亦不過入百里史記張儀說魏王言從鄭至梁二百餘里今自鄭州至開封僅一百四十里賦夫人歌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貢禹上書言自痛去家三千里今自瑕邪至長安亦但二千餘里趙則二千里而近

壹戰緜地五百里

補曰壹各本作一今依唐石經十行本改

芡雍門之芡

雍門齊城門芡蓋也補曰釋名曰屋以草蓋曰芡郎考工記所謂葺屋

侵車東至海

侵車侵伐之車言府侵齊過乃至海補曰三句言自鞌進師之事

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

鄭闞曰君子聞戰于鞌乃盟于爰婁芡雍門之芡侵車至海言因齊之敗遁之甚補曰劉獻孝經注曰夫猶凡也師及國門又至海甚之又甚也君子以爲上

言輦下言爰婁師文在中凡有甚之又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

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補曰以伐爲侵遍言之**敖郤獻**

子謂笑其跛補曰爾雅曰敖傲也古通用王逸楚辭注傳慢曰傲不舉秃眇傻者明前傳姑載之此記其實

齊有以取之也補曰明上二事告讒文又笑跛非禮**爰婁在師之外**言師已遍

其國補曰疏曰爰婁去齊五十里今在師之外明晉師已逼到其國師謂晉師文烝案卽經師字也師退至爰

婁而盟傳將逆其事先以此句起之兼爲盟召陵齊例**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

紀侯之甗來甗玉甑齊滅紀故得其寶補曰左傳曰紀甗傳及公羊曰紀侯之甗汲冢紀年曰紀

公之甗何休以爲紀之甗邑其土肥饒或說甗玉甑杜范皆云玉甑說文曰甗甑也一穿鄭衆考工記注曰甗

無底甑段玉裁曰蓋甑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齊侯與姪子同

母異父昆弟不欲斥言齊侯之母故言蕭同姪子之母也兼忿姪子笑補曰案此及下文兩言蕭同姪子之母

之母二字皆衍文也左傳作蕭同叔子以爲是齊侯之母杜預曰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

其母故遠言之公羊則作蕭同姪子云是齊君之母何休曰蕭同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與齊生頃公史記齊世家作蕭桐叔子晉世家作蕭桐姪子並以為是齊君母此傳文當與公羊同益蕭君名同其姪娣所生女嫁齊而生頃公故謂之蕭同姪子即前處臺上笑客者也范不能以二傳史記考正此傳術字而曲為之說必不可遍

使耕者皆東其畝

欲以利其戎車於驅侵易補曰詩小雅言疆理天下之制曰南東其畝毛傳曰或南或東案畝所以有南東者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夫間兩夫之間也十夫以上二十夫至二萬夫之間也此與考工記匠人之田首三夫及井間成間同間兩山之間其法各異而阡陌之名因之以生凡畫畝必以川為準川東流者川橫路亦橫於是澮縱道縱洫橫涂橫溝縱畛縱遂橫徑橫則其畷縱而畝必東陳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是也若川南北流者自外至內其縱橫一一相反則其畷橫而畝必南陳風俗通云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是也天下之川大勢皆東流河東之川獨南流[illegible]大伾河又北流齊之境內必多南畝今晉欲使盡東其畝左氏所謂無顧土宜即下傳所謂土齊也此皆程瑤田之說也顧棟

高曰齊與晉本遼遠自景公滅潞收狄遺土於是晉地
跨有東昌曹濮之境與齊接壤鞌之戰遂平行以入齊
都郤克欲使齊盡東其畝以
利戎車者以地逼近故也
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衞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
言尊
同也
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
凱曰利其戎車侵伐易則是以齊為土補曰何休曰則
晉悉以齊為土地俞樾讀從周禮大司徒土其地典瑞
土地之土以為土者度之借
字皮齊猶國語云規東夏
不可
不可謂若不許己言
補曰王引之曰范以
左傳云晉人不可賓媚人曰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
城借一故以不可為不許己言不知此傳不可二字與
則諾相對為文謂郤克之後二說不可行也公羊曰與
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衞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
則土齊也曰不可甗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
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何注上曰不可云則晉悉以齊
為土地是不可行注下曰不可云言至尊不可為質彼
文曰不可與請諾相對猶此文不可與則諾相對也當

如何氏公羊注作解若以爲不許已言則文義下屬讀壹戰句上上文以蘇同姪子之毋爲一貫云云遂成不了語矣公羊上曰不可今本脫徐疏引一本有之下曰不可今脫曰字後漢書注引有之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補曰二壹字亦依唐石經十行本改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補曰疏引齊爲晉所敗兵臨城下然則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驚弦之鳥不可以應弓所以更能五戰者齊是大國邑竟既寬收拾餘燼足當諸國之師故請以五也五不克舉國而授補曰舉盡也以上皆師中語於是而與之盟補曰云於是者謂退至爰婁胡安國曰天下莫大於理而彊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撰異曰速公羊作遬

取汶陽田補曰晉使齊還魯侵地魯取之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補曰陳傅良曰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師何楚猶未書大夫將也文烝案是時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某地補曰當云魯地左傳甚明杜注則在宣十八年傳宋左傳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侵及陽橋杜預曰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張聽昌本毛奇齡說以爲史諱之謂至春秋之終方書吳伐我疑張說是也楚僭王其公子稱王子家鉉翁謂春秋削之書公子竊以魯春秋有周禮焉史之舊也月者爲下盟日或危之

楚無大夫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屈完當齊桓非正例得臣宜申萩不氏今稱公子故重發之文孫案疏言當齊桓公羊語也當改云成爲大夫

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泰曰莊二十二年丙申及齊高傒盟文二年乙巳及晉處父盟傳曰不言公高傒處父亢也此傳會嬰齊書公以明亢何乎蓋言高傒處父亢禮敵公書公則內恥也嬰齊初雖驕慢終自降替故于會則書公以顯嬰齊之驕亢于盟則稱人以表嬰齊之服罪然則向之驕正足以表其無禮不足以病公則書公可也補曰疏曰重發亢義者與高傒處父又皆異故各發之文孫案楚嬰齊者夷狄無大夫之

文也楚公子嬰齊者中國有大夫之文也嬰齊亢禮敵公若書以夷狄之辭則公之恥辱益甚故從中國例而傳明之也注論書公義得之但謂嬰齊終自降替表其服罪則由誤解下傳文說見下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齊在鄭下益時王所黜補曰杜預依左傳以爲齊非卿杜是也范非也○依攷異曰徐彥公羊疏曰亦有一本無齊人者脫也陸淳纂例本齊人下有許人云公羊無齊人左氏無許人

楚其稱人何也怪楚向稱公子今稱人

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補曰於是衆國大夫咸在得從翟泉澶淵以公會人之例不以氏名見是得其所也案左傳楚公子嬰齊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衞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六國皆得有氏名者也

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補曰湨梁是也羅澤戊寅盟亦其類又或地盟不地會如新城及羅澤己未盟略不言者方明此不亢地盟故專舉不地盟之例

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地盟今之

屈向之驕也（補曰言今之屈而一稱人者即向之驕亢敵公者也驕即亢也一驕一屈即此一人之身故宜申其事以詳之屈者謂經有屈一文屈非是嬰齊注眞能自屈嬰齊何爲至盟而忽屈乎向或作文鄉作歸上同書公及者以尊及卑以內及外從常例也上言公會則無嫌於內爲志故此可從常例趙汸曰蒙會文言及得之不致者會夷狄與薄宋同又外皆無君與翟泉澶淵同）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未葬而自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補曰月者爲下葬日）

辛亥葬衛穆公（補曰危之者從晉文公例下宋葬亦同也衛宣公但月者五月而葬時事或較愈）

二月公至自伐鄭（補曰月者爲下災日）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謂宣公廟也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補曰注後三句本杜預呂本中崔子方以爲當時之辭是也然非傳義傳以新宮爲禰宮之常稱不專以其新入廟）

三日哭哀也（補曰何休曰痛傷鬼神無所依歸故君臣素縞哭之）其哀

而禮也宮廟親之神靈所憑居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補曰公羊同注本杜預也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左傳記鄭災三日哭國不市迫近不敢稱謚恭也迫近言親禰也桓僖遠祖則稱謚補曰迫偪也注遠祖指哀篇也莊公丹楹刻桷傳曰斥言桓宮以惡莊也明此爲恭辭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補曰其辭經之辭也既盡其恭又詳錄其哀哭是以爲無譏

乙亥葬宋文公補曰左傳曰始厚葬用蜃呂氏春秋曰宋未亡而東冢扣高誘曰文公冢也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補曰公羊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與左傳同大氏此等處穀梁多略也莊二年伐於餘丘傳言病公子以譏公此圍棘及後圍費圍鄆圍郕亦其例矣伐人邑與圍內邑不同

而非國言伐非國言圍皆是內事取類不異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補曰杜預曰赤狄別種○撰異曰廧左氏作廧案廧與廧一字公羊作將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補曰月者爲下盟日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其日公也補曰來盟不日聘而盟則日來者接公之文聘而盟亦承上來文明皆公盟也明皆非齊高傒晉處父之比盟非諱也傳特以書日明爲公者疏日以上文聘既接公下言及則公文未顯嫌不得再煩尊者恐盟時無公故傳云公以釋之案疏說個可通但未知經承來文本自足以顯公而傳之以書日爲說者乃就一邊言也經所以不言公及者下文云以國與之是也以其既足顯公故得以之不書公爲義與來盟同來聘而求盟補曰彼來聘因求盟也此

所以別於前定

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徐邈曰不言及謂凡書來盟者若宣七年衛孫良夫來盟是也以國與之謂舉國為主故直書外來爾此先聘而後盟故不言來盟總言及而不復著其人亦是舉國之辭

不言求兩欲之也

補曰疏曰來聘是他求言及我欲也是兩國同欲之文非獨求之稱文烝案及之固是我欲而非以書及為欲凡聘而盟言及及者尊卑內外之辭朝而盟亦然皆與凡內為志言及者異例

鄭伐許

鄭從楚而伐衞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補曰疏曰叛諸侯之盟者舊解以為上文背晉為諸侯所伐是也不於前年伐喪貶者其罪不積不足以成惡鄭既伐喪背盟於一年之中再加兵於許故於此夷狄之文烝案賈逵說左氏曰鄭小國與大國爭諸侯仍伐許不稱將帥夷狄之刺無知也何休說公羊曰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為黨故夷狄之賈言仍伐何言數使伐楊言一年再加兵程子胡安國皆用其說得經旨矣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撰異曰公羊舊有二本或作堅或作臤徐彥公羊疏曰鄭伯臤卒者左氏作堅字穀梁作賢字今定本亦作堅字案今穀梁不作賢惠棟曰公羊臤穀梁賢一字也說文臤古文以為賢字誤例有親臤優臤卽賢字又玉篇糸部引成公四年鄭伯絕卒古十古爾二切陸淳纂例堅公羊作姬段玉裁謂玉篇絕乃紹之譌从糸臣聲卽緊字緜疑纂例姬亦紹之譌矣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補曰杜預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左傳以為晉侯見公不敬公至自晉欲叛晉故杜云爾也孔穎達曰釋例土地名魯有二鄆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云此東鄆莒魯所爭者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

于郳杜云此西郳昭公所出居者然則此爲欲𢧵晉故城當西郳也

鄭伯伐許喪未踰年自同於正君亦譏之補曰推傳例諸侯在喪未葬或葬而未踰年凡會盟侵伐皆以稱子爲正而稱子亦猶有譏公侯伯子男當無異例也鄭之子儀被弑子論左傳始終稱鄭子國語楚范無宇亦謂之鄭子當時不以爲君也知伯有子稱明矣董仲舒說此以爲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春秋以其無子恩不復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補曰何休曰始歸不書與郯伯姬同文孫案齊子叔姬郯伯姬蓋皆夫未爲君時歸之此杞桓公夫人也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或者是歟又疑以禮不備略其歸矣文十二年之子叔姬是許嫁之女左傳誤以爲絕於杞杜預乃謂杞桓公立其嫌爲夫人孔穎達以爲嫌亦字叔者周之法積叔也其說皆不足據

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補曰闕二年解歸此解來歸故各見之疏曰范氏云出女例凡三齊人來歸子叔姬一也郯伯姬來歸二也此杞叔姬來歸三也又別引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爲例文孫案何休曰婦人有七棄五不娶三不去嘗更三年喪不

喪婦或作
喪父宜考

去不忘恩也賤娶貴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無所歸不
去不窮窮也喪婦長女不娶無敎戒也世有惡疾不娶
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
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無子棄絕世也淫泆棄亂
類也不事舅姑棄悖德也口舌棄離親也盜竊棄反義
逆嫉妒棄亂家也惡疾棄不可奉宗廟也大戴禮本命
有前貧賤後富貴不
去句無賤取貴句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穀齊地○撰異
曰首公羊作秀

梁山崩
梁山晉之望也不言晉者名山大澤不以封也許
愼曰山者陽位君之象也象君權壞補曰注首句
爾雅文不繫晉者言梁山則爲晉山可知注以王制說
之非是沙鹿亦不繫國沙非名山也沙直言沙梁加言
山皆文不連鹿不可單言梁猶書禹貢或言荊
或言荊山皆屬文之宜苟子所謂累而成文

不日何也
據僖十四年秋八月
辛卯沙鹿崩書日

高者有崩道也
補曰非同曰是
之林乃從外災
時
例

有崩道則何以書也
補曰疑若
非變異

曰梁山崩壅遏河三

日不流
補曰言壅河害大故書公羊曰大也壅者遏也過衍字下周漢書五行志引此作壅河公羊作壅河並無過字
晉君召伯尊而問焉
補曰左傳國語韓詩外傳皆作伯宗
伯尊來
遇輦者
補曰輦者輓輦者左傳曰重人國語曰大車當道而覆
輦者不辟使車右
下而鞭之
凡車將在左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備非常補曰凡騶乘有車右有御者范言將是專謂兵車有右非也兵車之制若是君與元帥則皆居中而御者在左與乘車及他兵車不同亦不可概云將左御中也此車傳車也詩音義以車曰傳以馬曰遽
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
所用鞭我之閔行道則可遠補曰韓詩外傳取作遠
伯尊下車而問焉
以其言有理知非凡人補曰下車敬之
曰子有聞乎
補曰稱子崇之
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
補曰左傳國語曰山有朽壤而崩
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
用忠誠之心問之補曰由古通以爲猶字訓用非也

忠問猶論語云忠告聾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素衣縞冠凶服也所
以凶服者山川國之鎮也山崩川塞示哀窮補曰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鄭君曰君臣素服縞冠若晉
伯宗哭梁山之崩或以素縞之文俱爲冠案閔傳大祥素縞麻衣鄭君曰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
冠檀弓注又以縞冠當素服左傳國語曰國主山川又伯陽父曰國必依山川既而祠焉斯流
矣補曰流者王充以爲水盛土散也素縞而祠示有人事耳知天之變盡人之常聾者之言所以爲善伯
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
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
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績功也攘盜也取聾者之言而行之非己之功
也績或作續謂無繼嗣補曰爾雅績事也業也功也成也又續續繼也績與緝通故與績亦得同訓此傳若作
績而訓功則文義不順韓詩外傳述此事略與傳同其字作無後明傳義自謂繼嗣續績之字得兩通也以其
事考之左傳晉殺伯尊其子州犂奔楚在夫子生前其後州犂仕楚見殺又其後伯氏之族出州犂之孫嚭仕

吳最後又仕越似皆未可爲無後之證以其理斷之如藏引舊說云伯尊蔽賢罪深故被戮絕嗣子夏罹匿聖人之論能播發於西河其罪與輕故直喪明而已楊氏以爲天道冥昧非人所知徒爭罪之輕重妄說受罪淺深恐非聖賢之旨也然則夫子言此者盇猶孟子云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此惡之之辭非億之之辭而被戮喪明等事皆可無論矣夫無後之爲大罰人所知也贊者之言之善而擇之者之爲大惡人所怨也正猶作偁象人數典忘祠亦皆人所怨而皆謂之無後也古書之文參伍深思則了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補曰史記名瑜匡王弟國語注作榆又作揄○撰異曰有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補正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補曰後魯衞侵宋渝盟不見有晉師故還從書日常例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見其皆不臣本孫復說胡安國同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補曰孔廣森曰月者正月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舊說曰武公之宮廟毀已久矣故傳曰不宜立也禮記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言世室則不毀也則義與此違補曰疏曰禮記周末之書以其廟不廢故謂之世室耳孔廣森曰不云武世室者立毀廟猶可言也擬天子不可言也春秋以其可辟書之文烝案史記眞公濞弟武公敖立者不宜立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立君異也公羊同蕭楚曰起而置之之謂立文烝案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何休曰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

取鄟補曰內諱滅謂之取皆以易辭書公羊昭四年傳得之諱者經例因史例也鄟國也補曰此獨釋鄟之爲國明取根牟取邿皆邑而非國也滅例卑國月此取亦蒙上二月下良夫侵宋乃三月事左傳有明文取繒亦月入極亦蒙上月皆與此一例至取根牟取邿皆時知自從取邑常例

衞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補曰月者爲下卒日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補曰鄭悼公也不葬者疏曰魯不會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撰異曰公羊作侵鄭董仲舒所謂楚與中國俠而擊之注克寬曰明年楚復伐鄭諸侯又救鄭則非侵明矣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不言免牛者以方改卜郊吉否未可知補曰范意以免牛者不郊之謂也時方改卜後牛後牛既定則當卜郊郊或得吉亦未可知故此不言免牛以其實不免也不於宜三年傷口作注者此下有免牛文而彼文無之故說於此也疏未得其解而孔穎達以爲前牛亦免從下免省文誤矣說文曰鼷小鼠也爾雅舊注曰色黑而小有毒博物志曰或謂之鼷耳鼠玉篇曰食人及鳥獸皆

不痛今之甘口鼠也何休曰鼷鼠鼠中之微者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愼厥妖鼷鼠齧郊牛角劉向以爲近青祥亦牛禍也羅願曰牛繫於牢設楅衡以制其角故鼷得食之各本此經下衍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十二字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刪正

不言日急辭也

辭中促急不容之補曰不言日當爲不言之謂牛角之閒無之字異於郊牛之口也注之字亦誤日今改正下注同疏不知傳與注日字皆誤其說難通

過有司也

補曰欲顯有司之過故爲急辭過謂不敬過有司即過君也哀元年傳曰志不敬也與此互相備

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

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之以顯有司之過觓球球然角貌補曰疏曰展省察也言日日皆省察牛之觓角文烝案祭義曰朔月月半君巡牲說文曰觓角兒今詩或作捄爲假借字或作觩爲誤字此觓角角繭栗也詩之犉牡捄角則角握若尺矣備災之道不盡不敬之過也三句申過有司之意

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

前已食故曰繼

其緩辭也

補曰凡言其者皆緩辭與言之同意

曰亾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

補曰曰者目經意也非人所能所以謂之亾乎人孟子曰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又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音義曰能亦作耐

所以免有司之過也

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循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赦之補曰注失其理五經異義公羊說鼷鼠神物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范說正同尊傳意實不加此備災之道不盡謂之不敬猶大室屋壞由於不備亦謂之不敬也不敬者人之所為故直言牛角為急辭所以過有司也既改卜牛備災必盡重復被食非人所能不敬之罪無所可貴故言其角為緩辭所以免有司之過也宣三年言之口為緩辭後牛又死但謂之事之變亦此意耳過有司郎過君有司免過君亦可知公羊家及范解語洗臧耕文徒支贅不可用也何休曰不重言牛獨重言鼠者言角牛可知後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

乃免牛乃者亾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此再食乃免牛嫌與他例別故重發之

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

郊者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

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爲三望起爾言時既不郊而猶三望明失禮補曰杜預下注曰書不郊閒有事疏曰春免牛夏乃三望故備言之文悉象二句文禮與襄十二年傳伐國不言闓邑四句同

吳伐郯

補曰左傳載季文子之言謂中國不振旅蠻夷入我而莫之或恤是郎春秋之義周世自小雅盡應四夷交侵幽王隕爲久春秋郎以會戎危公垂四十年而楚見又百年而吳見君子治之無所不盡其辭故其於二國或同爲或異爲或外爲或進焉當以前後傳文比而概之○楚與吳越代與或謂與後世遼金元相似今案楚荊州之夷也吳越楊州之夷也古所謂夷狄九州之內者也漢以來所謂夷狄九州之外者也由九州而四海出囗海而四荒四極浸推浸遠大運爲之春秋之事何可同也雖然有中國大一統之王則有春秋外夷狄之義時異事異名分不異故春秋道名分百世門侯聖人而不戴者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補曰月者爲下三望起

不郊猶三望

補曰言猶者皆可以已此在五月尤非禮正月再有牲變已不郊矣忽於五月行望禮不知當時情事若何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左氏晉侯下有齊侯案今三家皆有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

公至自會補曰此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之例

吳入州來州來楚地補曰林之奇曰楚人襲吳以江故用舟師吳人撓楚以淮故用車戰前此吳自徐伐巢淮西也今入州來淮北也吳楚爭淮自此始自雞甫之師一敗而吳得州來巢及鍾離矣是則邑郢始於失淮○撰異曰陸淳纂例曰公穀皆作州萊案今皆不作萊

冬大雩雩不月而時非之也補曰亦通秋言之雩以月爲正謂八月九月冬無爲雩也補曰申上意也疏曰八月九月雩之正不雩則不及事故月以明之既過此節秋不書旱則冬無爲雩也文烝案秋不書旱冬固不須雩秋若書旱其災已成冬雩亦無及故曰冬無爲雩也此年蓋竟九月

雩不得雨而不爲災言旱則不可言雩則又嫌得雨本當言不雨以明之因冬初又雩而得雨冬言雩而其曲折盡見故秋未不須言不雨也若然昭二十五年定七年並是爾雩而前雩無所嫌者以其同在一月一時與此異也秋既無災冬亦無爲雩故從時例所以非之

衞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爲盟主齊還事晉故使魯還二年齊所反之田補曰此本杜預而詳之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其記曰束帛加書以將命鄭君引此經爲證并引告糴乞師

于齊緩辭也

補曰似句首脫一之字或省耳疏曰之爲緩辭自是常例于齊之理未明故特釋之疏非也田上加之亦緩辭不言從可知傳文簡略往往如此

不使盡我也

若曰爲之請歸不使晉制命乎我補曰盡者唯其所命也七年之中一與一奪晉之盡我乃我之恥故爲緩辭婉其文不使盡我猶莊八年不使齊師加威於郕矣取汶陽田不加之濟西龜陰漷東沂西諸言田皆不加之歸之于京師與歸于京師異義明此經二之字非苟然者趙鵬飛以爲

春秋書法未有若是之詳且婉者其說近是因以見春
秋辭句綴總之閒一字不可損益也公羊不達此旨但
解來言爲內辭聘禮明載有言之文也無關春秋新意新
意乃在經辭耳范言爲之請歸既涉公羊之見而孔廣
森弱於公羊反謂穀梁圈圓於辭例非辭例何以觀春
秋哉竊以爲春秋論語皆不與他書同春秋夫子之手
筆也片言隻字自然入妙爲論語夫
子之口說也發辭送句渾然畢肖焉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婚禮不稱主人宋公無主婚者
自命之故稱使納幣不書書者
賢伯姬故盡其事補曰案紀履綸來逆女不稱使者譏
不視迎傳有明文今此納幣本卿之事稱使自是常文
此注本杜預而杜本公羊顯與傳違宜删去婚禮四句
其言賢伯姬亦似是而非納幣與來賸爲類當依來賸
傳言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不當依致女卒焚
傳言賢伯姬也疏曰書納幣三莊公以非禮書公子遂

以喪錄此爲賢伯姬文孫案舊史凡納幣皆書君子有書有不書以其所不書著其所書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補曰何休曰月者例也爲魯喜錄之○撰異曰錫左氏作賜韓說強說之以爲正書錫不正書賜而陸佃爾雅新義乃以錫爲仁賜爲義其解尤鑿段玉裁曰賜乃錫之譌字左傳曰召桓公來賜公命以賜訓錫凡經作錫傳作賜文元年傳毛伯衛來賜公命俗本改彼傳之賜爲錫者亦非也案陸淳纂例惟云公羊作錫葉夢得傳雅云穀梁作錫皆誤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文踰年而賜成八年乃賜嫌異故重發之

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補曰注首二月何本杜預其意則是而未盡傳義公羊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此杜氏通稱之說也穀梁亦謂是通稱而以桓文成三錫命共有三稱故於此言見一稱即此一稱包前二文明王與天王亦是各見一稱也易乾鑿度及孟喜京房說王爲美行之稱天子爲爵號左氏賈逵說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

狄稱天子皆於春秋無所當汪克寬曰書洪範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故立政周公稱成王曰告嗣天子王矣王與天子兼言之儀禮觀禮王與天子更互言之左傳宰孔賜齊侯胙富辛石張請城成周皆稱天子昔者亦曰天子則信乎其為通稱矣文烝案詩小雅言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亦是旅且互也惟周禮一書專言王其與大戴禮朝事儀同文者行人司儀皆以天子為王而典命一何亦言天子其他則司弓矢校人各一言天子而同弓矢與考工記同文司服一言天王而與昏義同文又世子之文甚多無言大子者而諸子職與燕義同文則吝鋭於世子之一言大子也王之三言天子一言天王也而今之成文可見者四焉又職方之文全同周書唯公方五百里至男方百里等句其義可疑者周書無之直作公侯伯子男五字而已是知周禮一書賈有采集傳記者小則依用大則彌縫其河間獻王毛生之倫乎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杜預曰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之禮書之終為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補曰壯非也杞叔姬不更適人吾為之變故史錄其卒錄卒自宜繫杞左氏文十二年傳云不言杞絕也失之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補曰據左傳晉以郯事吳故也高澍然以爲爲吳通道吳通晉之道二一由宋彭城十八年左傳曰弃諸侯而懼吳晉是也一由郯道莒是年左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是也

衛人來媵杜預曰古者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魯將嫁伯姬于宋故衛來媵補曰杜注大略本公羊也何休曰言來媵者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媵例時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凡內女將歸而他國來媵者史皆書之君子以爲淺事例而不志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不得其所謂災死也江熙曰共公之葬由伯姬則共公是失德者也傷伯姬賢而嫁不得其所補曰此當依范說以爲災死言以伯姬之不得其所者即襄三十年傳云隱卒災也以伯姬卒災可隱故盡其事謂獨仍舊文存其事也言盡者謂備其本末納幣三媵歸宋一事之本末也常不志特志曰盡常略特不略曰詳皆即公羊所謂錄也伯姬者春

秋之賢女賢而卒災故尤可隱推極經義賢意自見言不得所不須復言賢故傳不言也江熙以爲伯姬配失德之君卽是不得所之事於理亦通而傳於此無是意也其公失德不葬十五年傳文其失德卽謂不荅伯姬於彼傳論之疏以江爲無所據非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補曰以者不以者也**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補曰疏曰叔姬既犯七出之愆反歸父母之國恩已絕矣杞伯今復逆出妻之喪而逆禮傳教言其不合爲而爲之是以書而記之以見非徐邈云爲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理亦通矣但范不訓爲爲葬也俞樾曰徐乃目言其事耳非訓爲爲葬爲當訓治謂不當治其喪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補曰不日者爲此秋執鄭伯以伐鄭渝盟不信祝柯盟爲惡之亦略同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逆者非卿故不書補曰劉向列女傳曰伯姬者魯宣公女成公妹也其母曰繆姜文烝案伯姬不稱于則非同母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敕戒之言於女補曰注以致爲致命與劉向列女傳同而異言太畧義不了也說具於下

致者不致者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致妾母異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刺已嫁而猶以父制盡之補曰此解致者不致之意盡如八年盡我之盡已嫁宋而魯致之是以我盡之不正補曰以我盡之故曰不正故不與內稱也內稱謂稱使補曰如者內稱使之文注甚謬疏强爲之說不可適也內稱謂稱伯姬不稱伯姬而稱女是不與內稱傳意言致故言女非禮之常異其文耳非議魯亦非貶伯婚也疏引徐邈言伯姬責小禮遵大節非是惟言稱女則得之又以不稱夫人爲說外夫人安得稱夫人乎父母之於子雖爲諸侯夫人猶曰吾伯姬此內稱之義也來逆稱叔姬不稱女曰不與夫婦之稱致稱女不稱伯姬曰不與內稱文可互明義各有當逆者微故致女補曰此論致女之由也先儒說致女

互有不同何休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若然後成婦禮又孔穎達曾子問正義曰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上皆當夕成昏別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隱八年陳鍼子議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如宋致女謂成昏也又杜預曰女嫁三月又使大夫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又左傳桓三年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杜預曰古者女出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統親諸說賈服何杜以致女爲致之使成夫婦鄭以致女爲致之使孝經不言致伯姬而言致女言女者正明其未成婦則言致者必是致以成之賈服何杜是也鄭非也但賈服何杜以爲女嫁三月必有致女之禮與左傳桓三年致夫人之文極合而此傳云逆者微故致女又上文重發例云致杓不致者也則左傳及賈服何杜說皆未可用明大夫以上之禮雖至三月廟見始成昏而要無致女之事也劉向列女傳曰宋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

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疏引徐遷曰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爲失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責小禮違大飾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劉子政用穀梁家傳說而徐注因之大意皆是劉以致命當經致字爲范所本但以用致夫人之致例之或是致之於宋之廟也伯姬始嫁彼自告至至此因伯姬不肯廟見成夫婦故我使人致之鄭君坊記注引此經而曰是時宋其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彼上文云猶親迎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謂恐此女於昏事乖違不親夫以孝舅姑也如鄭此注則不但以爲致之使孝又不謂致女是常禮是亦可與傳義相證也

詳其事賢伯姬也

言如未也魯變禮故爲不正伯姬守禮故爲賢前後文來媵皆國之常事經盡其事既以不得其所取義此文致女非常事乃足見伯姬之爲人故經詳其事則取義於賢伯姬而傳與卒災傳同文也

晉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

補曰凡內女已歸而他國來媵者君子亦以爲淺事不志

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在

歸後嫌有異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補曰晉侯稱人者鄭有罪

晉欒書帥師伐鄭不言戰以鄭伯也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戰道補曰傳以是役也欒書以鄭伯伐鄭而鄭與晉戰戰重於伐而書伐不書戰故發其義左傳無以鄭伯伐鄭而鄭與晉戰之事

為尊者諱恥不使臣敵君王師敗績于貿戎是也補曰當云如王師敗績之屬下二句注皆同

為賢者諱過為齊桓諱滅項是也

為親者諱疾雍曰欒書以鄭伯伐鄭不言戰是也鄭兄弟之國故謂之親君臣交兵病莫大焉故爲之諱補曰疏曰三者之外向有爲魯諱敗之事不言者因為同姓諱疾則文亦包魯可知聖人有作親疏一也今乃以同姓為別者春秋之意因親及疏故仲尼書經內外有別既內外別則親疏尊卑見矣文烝柔又有爲祖諱之事亦於諱疾中包之三句不特出春秋者省文公羊閔元年傳有此三語皆無下一字尊尊賢賢親親春秋之大義也孝經曰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

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其意並與春秋相表裏啖助曰諱者非隱其惡諡諱避之避其名而遜其辭以示尊敬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 補曰卓爾康曰楚兵未有至沂上者今越淮泗而伐莒蓋爲備吳也得莒則足以制鄒

庚申莒潰其日 補曰凡潰史皆日君子略之 **莒雖夷狄猶中國也** 莒雖有夷狄之行猶是中國補曰昭五年傳直以莒爲狄與此互相明案左傳成風叔孫婼皆以邾爲夷以仲尼學官於郯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邾郯之爲夷皆莒之類也左傳又言杞用夷禮杞即東夷則似傳之言滕矣晉侯以傳陽子歸之謂夷俘本非夷晉諱之耳與諸國又不同傳此二句所以起下文言彼固夷狄而中國者也而今乃如下所云乎 **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叛其上爲事也** 臣以叛君爲事明君臣無道補曰之適也大夫潰於莒而適楚師是不能事其君上而以叛爲事也傳以叛上乃中國之大惡故指而言之若極論其理則夷狄亦不得矣左傳無大夫叛上之事傳自有所受與

上一條同各本皆作知其上案注云臣以叛君爲事疏
曰莒帥衆民叛者從楚又僖四年疏云莒潰書日惡大
夫之叛傳文作叛明矣叛與知字左雖相似故誤爲知
今將改正又疏曰范別例云凡潰者有四發傳有三僖
四年蔡潰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文三年沈潰從
例可知此詁潰雖同是不相得但與君臣不和自潰散
小異故發傳昭二十九年鄭潰
彼鄭是邑與國殊故重發傳

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潰
例
月甚之故日補曰二句結上文其日二字猶紀侯來朝
上云朝時此其月何也下云惡之故謹而月之也公侵
宋上云侵時此其月何也下云惡之故謹而月之戊寅
大夫宗婦覲己酉邾人執繒子並云惡之故謹而日之
也亦略相似也戰國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
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
弒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此得春
秋之義矣疏曰上言莒猶中國故日下言惡之故日明
若莒非中國雖惡不得日也案疏誤以猶中國句爲正
解日義是不審傳之文勢又謂夷狄雖惡不得日於文
似合於理實乖傳言莒猶中國以見莒之罪耳豈謂以
其猶中國故得日哉夫春秋之視莒介乎中國夷狄之
閒者也君臣父子之義無閒於中國夷狄者也楚夷狄
也而未嘗無父子也故世子弒君謹而日之也莒夷狄

而中國也而未嘗無君臣也故大夫叛上謹而日之也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人心之不可不存也猶人倫之不可不正也也皆不以中國夷狄而存異此聖人之大訓也

楚人入鄆禰曰疏曰魯雖有鄆此鄆非魯也當從左氏爲莒邑大鄙以名通故不繫莒文焉案此郎文十二年之鄆時屬莒耳稱人者嬰齊在莒別以偏師入鄆非嬰齊移師不得爲攝事辭也方苞高樹然葉酉說是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

城中城者非外民也譏公不務德政恃城以自固不復能衛其人民補曰中者中外之中魯都非魯邑也城之者脩舊而又益之若遷都之爲者也中城而益則取之郛古者天子諸侯城郛俱有定制其居民則國中及郊有六鄉三鄉郊外曰野有六遂三遂皆吾民也今公違魯舊制以郛益城城外之民將恐外之故書以非之非責也凡內書城皆是益城皆存眞其外民之意此文尤足顯義故傳特發之范注既不了劉敞葉夢得遂誤傳失尤非也趙汸曰成城中城而後襄城西郛定城中城而後哀城西郛

成補注十七終

大字一千二百廿字
小注三千九百九十二字
圈注六十九字

春秋成公經傳第七補注第十八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補曰稱弟見其親且貴不論其有罪無罪異於奔殺疏引范答薄駮及其自爲說皆謂黑背以有賢行稱弟非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郊時極於三月五卜強也補曰疏曰知其不可而強爲之文烝案四月書五卜者蓋十一月下辛卽卜至三月下辛爲五卜至此四月上辛而不郊也或四月下辛又卜爲第五卜卽於是日決意不郊因亦不復行免如免牲之禮傳以爲強後說似長凡卜免牲不吉則不免如後說則不卜而不免也強或作彊乃者亾乎入之辭也補曰疏曰不時亾乎入重發傳者嫌五卜與四卜異也文烝案公羊曰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哀元年傳曰卜免牲者不吉則否此因卜免不吉故不行免牲之禮也其牲繫而待六月上甲然後左右之亦見哀元年傳彼注曰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孔穎達曰不以其禮免直使歸其本牧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補曰月者蓋爲下卒日月不致者蓋晉侯有疾不成伐左傳以爲在會者是晉世子州蒲啖助劉敞辯之

齊人來媵媵伯姬也異姓來媵非禮補曰左傳例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鄭君以爲納女於天子稱備百姓則得有異姓又毛詩傳云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公羊同謂三國來媵非禮何休以爲唯天子取十二女也若然此非禮有二但經意則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非以非禮書也致女齊媵俱非禮非賢之非以其不得所無容獨存史文

丙午晉侯獳卒補曰晉景公案左傳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然則晉景不葬乃仍魯史之舊

秋七月公如晉補曰杜預曰親弔非禮文烝案晉人止公冬而會葬會葬又非禮說見襄三十一年親弔喪則奔喪之比也往反皆月與宜奔齊喪同義

冬十月○撰異曰公羊無此三字唐石經誤衍段玉裁曰禮記中庸正義云成十三年不書冬十月賈服有說

則左經亦當無之日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補曰月者從奔齊喪之例又與會淮同非但爲下盟

晉侯使郤犨來聘○撰異曰犨公羊作州後同亦或作犫

己丑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補曰下十四年有逆女文此如齊蓋納幣也納幣得禮則直言如此君子略其納文從恆事不志之例也莊之納幣以二十二年冬至二十四年夏而逆女文之納幣以二年冬至四年夏而逆婦姜今此納幣在十二年秋而十三年七月以前公不在國故至十四年秋始逆女也左氏於此但言聘于齊以脩前好殆失其實杜預因不見納幣事則以爲經文闕絶宜無怪焉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補曰周公名楚不月者從外大夫例周有入無出
鄭嗣曰王者無外故無出也宗廟宮室有定所或即位失其常曰處反常書入內宗廟也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
成周是補曰疏曰言周者總君臣言之注直據天子者以王者出入俱有成文其曰出上下一
見之也鄭嗣曰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上下皆一見之補曰上始言出
至敬王言居不言出下始言出奔至王子瑕王子朝言奔不言出故曰一見之文意與外內寮一疑之同詩翰
李廉頗得其解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補曰申上意也出者失天下之文君不出君
臣不臣其道無以存此天下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
矣上雖有不君之失臣下莫敢效不臣之過今復云周公之出則上下皆有失矣君而不君臣而不臣是無
以存乎世言周之所以衰補曰疏曰僖二十四年傳曰
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此云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注觀
經立說故二處不同文烝衆注義非也上雖失之二句
即承前傳言之上雖失天下臣下莫敢有之既不敢有
天下則猶能爲天子守天下傳所謂大夫國體孟子所
謂天位與共於是乎見今上下各見出文明上既失之

下亦不能守之矣周之衰也由上下皆失之故各一見以明義其養既明故後此遂從平文也○傳解兩出字總僖成襄昭五文以爲說其爲春秋本意決然無疑左氏公羊亦知天子無出自周無出王者無外而於其言出則莫能明其說乃沾沾然就一事求之宜其膠滯瑣屑而終不能通也穀粱之得二家之失大都如此

夏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瑣澤某地補曰當云地闕不致者蓋此會無足善左傳晉楚爲成故會○撰異曰瑣公羊作沙案定七年齊衛之盟左氏經作沙傳作瑣

秋

晉人敗狄于交剛交剛某地補曰亦當云地闕言敗不言晉師與箕同**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不使夷狄敵中國補曰此發中國敗夷狄通例也案隱十年傳曰內不言戰舉其大者然則凡中國敗夷狄直言敗乃從內直言敗外之例范解失之范見元年傳有諱敵之言而不審其文義故一誤以爲外不敵內再誤以爲夷狄不敵中國如注說則外敗內何以直言戰夷狄敗中國何以言戰言敗莘雜肯何以爲變例乎**夷狄不日**補曰此又發中國敗夷狄及夷狄相敗通例也凡日以敗之者成敗之也不日以敗之者直舉其勝者言也結日列陳曰戰故書戰皆日不日者謂之疑戰至於中

國敗夷狄不須爲結日列陳之文夷狄相敗又不知結日列陳一則槃書以疑戰之文一則其事本是疑戰皆不言戰亦皆不得日惟長岸言戰然亦以疑戰而不日也箕交剛要林長岸犒李又皆不月以略之惟大原蒙上月疏曰不於箕役發傳者以再敗狄師甚之故發於此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補曰杜預曰將伐秦乞重辭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公子遂內之始此外之初故發之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補曰疏曰言古之人者徐邈以爲引古以刺今文烝案古者春秋前也策書之文實因乎古而君子取之與定十五年傳云喪急故以奔言之同意呂本中曰春秋之世爵主之令小國其强大恣橫有甚於平世天子之令諸侯者而猶以乞師爲名則是先王之禮意猶有髣髴存者借乎其君臣上下不能襲其號以求其意也

三月公如京師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時實會晉伐秦過京師也公行出竟有危則月朝覲京師理無危懼故不月補曰仍史文書月明其本非如非如而曰如不

叛京師也因其過朝故正其文使若本自往補曰不叛者明不敢過也案公羊傳曰不敢過天子也桓六年傳曰諸侯不以過相朝也二傳互相明諸侯不以過相朝故州公不得言朝諸侯不敢過天子故公得言如此亦諸侯盡朝左傳曰公及諸侯朝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補曰何休曰閒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公羊以不敢過天子爲鑿行鑿者何休曰猶更造之意也左傳有劉子成子公親在行史必偏錄經不書者王治謂嫌若實受王命也又左傳稱戰于廱隧秦師收積賈逵曰晉直秦曲無辭不得敵有辭故不書戰杜預駁其說文烝謂是略之不欲以一秦敵九國君卿故書伐而已月者爲下卒起○撰異曰唐石經左氏穀梁皆作公至自京師至字皆衍字也余仁仲本各本悉無至字徐彥公羊疏曰公下自上有至字者衍文齊侯各本脫今依唐石經余本補正

言受命不敢叛周也使若既朝王而王命己使伐秦叛周謂專征伐補曰疏曰傳於公子遂已言不敢叛京師此重發傳者嫌君臣異例文烝案上以非如之辭見義此及公子遂二文皆以繼事辭見義上三者皆同意

高閔說此曰其辭若志敬而實志不徵此春秋微辭

曹伯廬卒于師

補曰疏曰不日卒者蓋非嫡子為君故也又僖四年注云新臣卒于楚故不日耳則此不日者或當為卒于秦故也若然襄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注云許男卒于楚則在外已顯矣日卒明其正二注不同者以無正文二理俱通故為兩解或亦新臣非嫡子不須兩解理足可通耳文烝案傳例在外日者為其未踰竟則知在竟外者例皆不日矣在外未踰竟日者晉侯黑臀鄭伯髡原宋公佐是也在竟外不日者許男新臣曹伯廬曹伯負芻杞伯成是也許男甯例當不日而書日者以其明言卒于楚非若新臣不地及于師于會之不言國故還從正卒書日之常例蔡侯東國亦明言卒于楚而不書日者本非正歸雖在己國都內亦不日也然則在外未踰竟者正不正皆日在竟外而文不顯者正不正皆不日在竟外而文顯者正則日不正則不日與常例同若夫惡之而時卒者悉不論其正與不正在國內國外竟內竟外但新臣又不入此例耳凡此中國諸侯書卒之別也○撰異曰廬左氏本亦作盧

傳曰閔之也

補曰閔其不卒於常所故地

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補曰疏曰諸侯或從會或從伐

皆閔其在外而死故云卒于師于會也卒于師則此曹伯廬及曹伯負芻是也卒于會則杞伯成是也許男新臣亦卒于師彼以內桓師故不書于師也大夫之卒例所不書而與公同例者舊解以爲春秋祿大夫之心非謂外大夫書卒于師若然傳不得云大夫且經無其事傳因類樊例者其數不少即饑云饑康之等此雖無經何爲不得也又會大夫單伯之徒亦書會諸侯若使卒于師固當書之故知傳謂公及大夫二者皆然也疏又引徐遞注以爲公及大夫所會諸侯在師言師在會言會文烝案疏辭公大夫三字如前說則公指外諸侯大夫兼指外內大夫如後注則皆指內後注是也內大夫所會諸侯未有言卒于師卒于會者適無其事也兩在字正指公大夫徐注辭不別白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補曰後事小於先事不以先事致者孫復以爲本非朝京師故不以京師致是也鄭玉曰上書如京師明春秋以朝王爲重使不違於禮而世道有所防下書至自伐秦明諸侯爲伐秦而出使不失其實而後人有所考文烝案此實未稱二時月者遠用兵而反故危之亦從往月致月有權之例

冬葬曹宣公葬時正也補曰疏曰嫌卒于師失正葬故重發之文烝案此非重發也乃因卒

文有異特發以明例書時所以爲正者葬是彼國臣子之事有彼國自有史書詳其月日魯史記之但當書時而已此蓋經之新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徐邈曰傳稱莒雖夷狄猶中國也言莒本中國末世衰弱遂行夷禮葬皆稱謚而莒君無謚謚以公配而吳楚稱王所以終春秋亦不得書葬稱曰此莒棄上公也至此始卒者從夷狄少進之例蓋經例也莒卒皆不日與吳同例左氏載續經哀十四年莒子狂卒支承五月下亦不日則不日者史例也莒卒又皆不葬與楚吳同例莒子狂亦不葬則不葬者亦史例也吳之不日當篤經例莒小而吳大莒不朝魯而吳聘魯莒爲譬而吳爲晉魯史之例必不同吳於莒故知吳當日也楚吳之不葬當並爲史例莒號夷而楚吳號嫌吳號嫌而又夷魯史之法周禮所在故知楚吳當本不葬也吳楚稱王故不葬公羊及禮旁記皆有其說

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補曰嘗爲大夫不言復歸者據左傳晉侯使郤犫送林父而見之衞侯欲辭因其夫人定姜之請乃始見而復之是歸時猶未復其位故不言復也凡復國中者皆是復其位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泰曰親逆例時大夫逆皆謹月以譏之下云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一事不二譏故此可以不月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亦以時逆而月致義與此同補曰疏曰彼雖文承正月下正月自為郎位發文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補曰疏曰公子翬如齊逆女傳曰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然則公不親受宜言以夫人至而曰非正者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非正而以夫人至故刺之不發於宣公逆女者宣以喪娶故略夫人而不氏一事不二譏故省其文成非喪娶嫌無罪故傳明之僑如之摯由上致之也補曰疏曰重發摯義者非喪娶嫌異故重明之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補曰秦桓公也秦卒自此不名以後葬矣至哀三年日卒矣公羊昭五年傳曰何以不名秦者夷也

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何休曰嫡子生不以名令於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獨嬰稱以嫡得立之案傳言滕用夷道世子無名不正者名公羊移其事於秦而說又岐異史記秦本紀悉據秦史絕無斯言明公羊未可用而疏引徐邈說曰秦伯不名用狄道也非傳意也傳於許男之不名以爲未能同盟薛伯杞子亦當同義疏謂蔡之不名蓋同彼傳即左氏未同盟之例此說是矣但秦康公共公俱未同盟而蔡稱並名者時秦與山東諸侯漸親故轉從同盟例也秦桓公之大夫晉盟于局而桓公不得名者時秦與山東諸侯漸藏其盟亦非曾意故還從未同盟例也景公以後宴處西陲赴告僅通冠裳不接蓋其勢擠於齊其交合於楚而其疏遠自外同於戎翟非復同盟諸侯之比故終春秋遂不名也至若傳所謂秦之爲狄自殽戰始者非指其名不名也少進書卒不書日又少進書日乃是狄之從滕楚莒吳之例○春秋不名者五國未同盟一義也用狄道又一義也左氏得其一公羊得其一所闕皆不備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此蓋仲遂之子據實公孫

補曰歸父弟也論曰昭子公羊以爲公孫嬰齊爲兄後故以王父字爲氏此不得其說而強爲之辭何休說之曰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於經爲仲嬰齊此注有可取焉**子由父疏之也**雍曰父有弑君之罪故不得言公子父不言公子則子不得稱公孫是見疏之罪由父故補曰嬰齊非有罪也爲欲接足前篇之義疏父以及子若卒歸父亦同之矣遂身以仲爲氏故疏其父子則皆稱之成公時有兩公孫嬰齊六年如晉八年如莒左傳皆以爲子叔聲伯卽十七年卒者二年戰鞌左傳不言其人何休以此嬰齊爲未見經則彼亦當是聲伯竊以古經簡質若書歸父之弟當必從同不別此卒若不疏之則亦從同不別不可以後世史家之學求之家鉉翁以爲此一經舊史必書公孫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補曰下有執不如補祝柯去日者稱侯斥執其惡已顯不假去日故還從書日常例與湨梁同○撰異曰戚公羊作戌音恤亦或作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撰異曰公羊歸下有之字唐石經及板本誤衍也**以晉侯**

而斥執曹伯畀晉侯也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伯討之文也今以侯執伯明執之不以其罪補曰覽曰重發傳者此執歸于京師嫌晉無罪故重明之文孫業左傳謂曹伯殺大子而自立黃仲炎云未必然程端學以爲附會恐當從之公羊何云公子喜時讓國而左傳下年曹人請晉晉雖重子臧亦未嘗不義曹君也不言之急辭也補曰辭中促迫不容之斷在晉侯也明晉之私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補曰顧炎武曰春秋葬皆用柔日惟此是剛日其如頃熊定公雨不克葬進至明日者歟月卒日葬非葬者也宋共公正立卒當書日葬無甚危則當錄月今反常違例故知不葬者也然則共公之不宜書葬昏亂故補曰案中國諸侯君立非正嗣而葬則甚危又不如

齊小白之不正前見則亦月卒日葬矣而云月卒日葬非葬者蓋以共公卒本宜日葬本不宜日二事俱違例如注所云也紀伯姬叔姬亦是月卒日葬與例相違傳云閔紀之亡不嫌是非葬者內女書葬明是特錄不若諸侯書葬為常文月卒日葬與宋共姬不同則知是閔紀之亡矣傳言共公非宜書葬則共公為失德甚明注言昏亂而隱三年徐邈注解此文云伯姬賢而不咎以是為共公失德之賓徐說蓋是也共公不親逆女又不使卿共姬以上九年二月嫁至是纔七年而是年三月宋世子成出會諸侯成必非共姬所生成已立為世子若早知共姬必無子者其不見咎從可知矣史記宋世家以成為共公少子何休亦曰共公卒子幼蓋皆誤以為共姬所生當是公羊家說徐氏之言當本穀梁家舊說極合事情

此其言葬何也以其

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

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

補曰子氏去葬為其君不葬也共公不去葬爲其夫人葬也因合葬之法明夫婦之義

為賢者崇也

賢崇伯姬故書共公葬補曰崇伯姬之賢使得遂其不踰君之義若共公未嘗失德然紀伯姬叔姬書葬不葬紀侯者紀侯大去非我所葬與此異也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補曰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史常文也鄭良霄再見則略之矣不言復者作奔卽歸位本未絕也據左傳華元至河上而反李光地高淵然以爲已入晉竟言奔者不必定抵其都也明亦從有奉之例

宋殺其大夫山 補曰左傳稱其人曰蕩澤曰子山則山者蕩澤之字也不氏又不名者左傳以稱蕩澤爲司馬在祖之位也此與僖二十五年皆稱國以殺並是無罪之文而彼直云大夫此言山者蓋因上書宋華元下書宋魚石此文在中不可空言大夫無以相別故上下文書名此則略書字與文八年同義

宋魚石出奔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補曰鍾離楚邑何休曰月者危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接夷狄

會又會外之也 再書會殊外夷狄補曰注順衍傳語甚無發明

當時吳實序未宜稱淑人吳人今因不欲稱吳人故殊會是外之也不言及吳者與欑函同與黃池異會者外爲主不嫌以吳爲主與王世子同者上有會晉文也疏曰重發傳者欑函表中國之辭鍾離明內外之稱故兩發之文孫案公羊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許遷于葉補曰葉楚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補曰重發傳者許遷告不月故發傳於始以明與凡遷同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而木冰也雨著木成冰補曰朱子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木而冰公羊同志異也穀梁說曰雨木冰者木介甲胄兵之象補曰疏曰劉向云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卿大夫之象此是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執公此執辱之異也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也兵象也是歲晉有陽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徐邈云五行以木爲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疑陰兵之象今冰脅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謂害速至也文烝案范注與劉向或說同徐注兼用何休語

公羊於諸異皆日記異也傳晦此一見周人之書體例高簡不屑屑也左傳亦如此

傳曰根枝折

補曰惠士奇曰言折乃草妖也後世以封條雪為雨木冰非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補曰滕文公也滕卒至此始書日以後名且葬矣滕之不名者正名者不正然則日正不日不正之例不施於滕之明矣楚卒書日傳曰日少進也滕用狄道故從少進之例本亦不言正不正特其用狄道卽於名不見之故以名不名別之耳或後來舍其狄道亦所不論矣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將與鄭楚戰補曰乞師者將伐鄭也伐鄭而楚子救之遇於鄢陵此左傳之明文當從杜注為是孔穎達曰時欒黶未為卿得名見經者襄二十九年鄭公孫段杜云蓋以攝卿行此亦當以攝卿故書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陵鄭地

補曰鄢陵與鄢異地服虔注此云鄭之東南地

日事遇晦曰晦補曰與僖十五年同說詳彼

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此言敗者目傷故補曰疏曰手足偏斷尙謂之敗目在首重於手足故亦爲敗文烝案此明楚子所以得言敗也

楚不言師補曰據凡戰稱君者其敗皆稱師

君重於師也補曰君敗則師可知舉君爲重也敗之訓有異敗之例從同此亦在敗例故爲舉重韓戰師敗君獲不言師敗故爲失民公羊解彼經云君獲不言師敗績何休亦以爲舉重益失之尋傳言君重於師明大夫則重與師等苟爲將見傷而師敗當仍以師爲重也春秋一句之中一字而含兩訓者逆婦姜于齊夫婦之婦也亦姑婦之婦也楚子鄭師敗績傷目之敗也亦大崩之敗也兩句之中一字而兼兩讀者殺其君某長言讀之殺也及其大夫某又承上句爲短言讀之殺也公羊云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亦殺字之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沙隨宋地

孔穎達詩正義引若曾子問子引此

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穢曰疏曰不見公是晉侯之意諸侯既無解釋之者朗是同不與公相見故以諸侯總之文烝案經意若譏在公而不譏諸侯則言不之文當以公主之當承上公字直書曰不見諸侯或承公而言弗又當曰弗遇矣據左傳僑如通於穆姜欲去季孟公將會晉伐鄭姜使逐二子公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是皆君也公申守而後行遂不及鄢陵戰晉卻犨取貨於僑如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

公至自會補曰不與會而致者內無惡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稱曰此本杜預卿士者天子之上大夫也杜以子爲爵其說可從蘇子國於溫溫滅而奔稱溫子後稱蘇子子必是爵明尹子單子劉子之等皆爵也此與詩言聚子內史不同彼以子配氏是卿大夫尊偁之常通乎列國其上下文或字或直氏皆取便文通稱明與此異矣周譏內有子爵陸盾以爲因殷制案鄭君說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譏內謂之子又答張逸云微子箕子實是譏內采地之爵非譏外治民之君汪克寬曰伐秦不書劉子成子者所以例其請王師

而著問行翦王之慢也伐鄭洧書尹子單子者所以彰共濟王臣之失也夫荀伐秦書劉成則為朝王請命而伐秦為善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臣之罪而討貳抑楚不為過矣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哉

曹伯歸自京師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補曰不言歸于曹以為最善也孫復曰歸自京師者天子赦之之辭也高澍然曰衛侯鄭亦歸于京師不書自則知彼釋於晉而此釋於王也高說略本于藉楚趙鵬飛不言復與衛侯鄭同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補曰順善文而盈之高澍然曰釋於晉則未入國猶失位之侯故名釋於王不待復國已成之為君故不名歸為善謂直言歸而不言其國卽曹伯歸自京師不言于曹是補曰此亦兼包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曹伯襄復歸于曹衛侯鄭歸于衛言所歸不言自某自某歸次之若蔡季自陳歸于蔡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是補曰言自某又言所歸也歸與復歸一例此注是也疏曰傳詳發例於此者以歸文與常例異故分別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行父魯執政卿其身執則危及國故謹而月之錄所憂也苕丘晉地補曰桓十一年注以為執大夫無罪者月疏曰晉執季孫意如叔孫婼二文皆承月

下月不爲執發故知此獨爲危而謹月一解意如及婼亦是危也文蒸案何休以爲凡執例時此月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據左傳郤犨聽僑如之言故執行父○撰異曰苕公羊作招**執者不舍**據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不言舍補曰[illegible]據執季孫意如言以歸**而舍公所也**今言舍者以公在苕上故也公在苕上而言舍者明不得致也若既不致復不言舍則無以見其舍補曰舍者寘也左氏載續經曰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左傳曰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言之亦緩辭杜預以爲言舍之明不以歸其義亦得兼見何休曰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杜預亦曰非使人劉敞曰從公也**執者致**據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晉補曰亦當兼據意如**而不致公在也**在在苕丘也見舍于苕丘還國則與公俱不得致者重在公**何其執而辭也**問何故書執季孫行父而言舍之復不致之辭邪**猶存公也**時行父雖爲晉所執猶欲存公之所在故不致行父又言舍之皆所以見公在苕上**存意公亦存焉**問存舍之不致之意便可知公所在乎補曰爲各本誤作也今依楊疏唐石經余本俞皋集傳釋義本改正**公存也**但存此二事即知公存苕丘補曰疏曰舊解舍是一事于苕丘

是二事今以爲舍于莒丘及不致爲二事文烝案傳謂公還至莒丘而左傳曰公還待於鄆鄆者魯西邑當是先在莒丘後待鄆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徐邈曰案襄二十三年臧孫紇出奔齊傳曰其日正臧紇之出也禮大夫去君埽其宗廟不絕其祀身雖出奔而君過之不失正故詳而日之明有恩義也補曰范注彼傳云正其有罪得之徐似誤解正字以爲過之不失正范引之似謂既正其罪兼明恩義如其說則慶父歸父皆不絕祀何以不日乎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補曰行父非致故不挈執不致者義在上傳

公至自會無二事會則致會伐則致伐上無會事當言至自伐鄭而言至自會甯所未詳鄭君曰伐而致會於伐事不成補曰李廉曰春秋不以本事致者雖此伐鄭致會襄十八年圍齊致伐文烝案圍齊實伐也

乙酉刺公子偃補曰杜預曰公庶弟大夫日卒正也補曰重發傳者嫌刺與卒異也

先刺後名殺無罪也僖二十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是有罪者必先列其罪補曰此猶外之稱國以殺也僂但為穆姜所指不與謀故無罪杜預以鉏得不殺瞞度僂亦與謀非也疏引徐邈云僂為嬌如所諸亦非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撰異曰括公羊作結張洽曰誤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地補曰此爾雅所謂陵莫大於加陵淮南子作嘉陵

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補曰案左傳曰尋戚之盟也戚盟有鄭則此盟鄭亦與矣而傳云盟謀復伐者晉強盟鄭鄭未肯從當其盟時已有伐意故此冬復伐鄭也此與後文京城北同而與戲盟則異戲盟鄭已服也戲盟不嫌同辭者其下有楚伐鄭文非謀復伐可知故不嫌也

秋公至自會不曰至自伐鄭也補曰疏曰言公至自會者經之常也今傳起違例之問者定四年楚弱而為諸侯所侵侵訖而盟以盟為大事故云至自會鄭自戲陵戰後不助中國二年之間三

度與兵以伐爲重盟爲輕故決其以伐鄭致僖四年傳云大伐楚不以會致而以伐致是其事也文烝案盟後復伐鄭當以伐致襄十一年事是其明文傳據彼文以問不當加疏取僖四年事爲說疏說固可通然非傳意

公不周乎伐鄭也周信也公遍諸侯爲此盟爾意不欲更伐鄭也補曰明以公不欲復伐鄭故雖盟後實復伐而從盟不復伐則以會致之例乃轉同於偶事致後之常例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補曰知見也反覆言之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後會謂冬公會單子等是補曰疏曰案後會齊侯不出而云後會之人盡盟者以今時身在後遣大夫從師故亦得云盡盟文烝案二句又申上傳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日也據無伐鄭意而強盟盟不由忠不當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舍己從人遂伐鄭補曰二句又以足上未盡之意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補曰何休曰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案失禮祭祀例亦日夏之始可

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郊春事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傳曰四月不時今言可者方明秋末之不可故以是爲猶可也補曰春分爲建卯月之中氣乃在四月故言可承春下言承春之始者郊事起正月欲甚言秋末之不可故追遠言之蓋者發語辭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補曰重發傳者嫌與用致夫人異也公羊同何休曰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李瑾曰猶用牲于社因史文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補曰疏曰論用郊而陳宮室者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之盛者莫大於郊傳意欲見嚴父然後至其天家國備然後祭享故具說宮室祭服車馬官司之等明神非徒享味而已何得九月始用郊乎徐邈云宮室謂郊之齋宮衣服車馬器械亦謂郊之所用徐言一事闕則不可祭何得九月用郊理亦通也文烝案徐說大概得之齋宮者路寢之室也衣服謂皮弁以聽祭報祭則被袞戴冕璪十有二旒車馬器械謂素車大路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器用陶匏疏布幂蒲越稾鞂大圭不琢之

屬說文曰有所盛曰器無所盛曰械有司之職謂凡所擇所戒者皆是先於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又於庫門內戒百官大廟戒百姓百姓者親之屬也此言祭事重大不得輕易用之

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補曰承上言祭之正也時謂春時敬者言其心志美者言其禮物享食也如享國享祿之享又言祭之義主薦此三者非徒享味之謂今曰用之而已是徒以之爲享味也此哀元年傳曰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自宮室以下皆取古書成文亦通於他祭○薦其美其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作薦其義王念孫曰作美則與非享味之意不合當作義爲是文烝案祭統言小物備美物備陰陽之物備此美之說也又言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盡其道端其義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此義之說也但義不可言薦石經以下皆作美未可以他書改本書也美者禮物之備傳文時與敬作言之不得謂與享味爲一也祭統曰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誠信忠敬皆敬也物禮即美也時即傳之時也明薦即傳之薦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將伐鄭補曰此本杜預○撰異曰陸淳集例曰罃公羊作嬰案今公羊不

作嬰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補曰何休曰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貍脤魯地也補曰杜預注及釋例皆曰闕又稱舊說魯地也○撰異曰脤左氏作脤公羊作軫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貍辰字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補曰下書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杜預長厤曰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爲在十月十五日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嬰齊實以十月壬申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一月下也嬰齊從公伐鄭致公然後伐鄭之事畢須公事畢然後書臣卒先君後臣之義也補曰言臣子者連言子耳注說固得之亦以恤死恩禮宜自公出也其地未踰竟也補曰在外未踰竟也此與放遂異故發之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補曰邾定公也范荅薄氏謂連上日食之日定公正當如范說推此則瑣正鏈條不正日不日告與大國同例孔廣森曰同日二事日食在上者先天道次人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自禍於是起矣厲公見殺之禍補曰自禍禍由自取也國語曰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不蠲遂弑諸翼也此傳與崔杼弑君傳文意略相似此云自禍於是起矣彼云莊公失言淫于崔氏蓋明二君之弑君子所傷要亦聖門相承之說羅詬也陸賈新語曰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櫟諸侯外驕敵國內剋百姓鄰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嘗數而傷之是三君皆強其威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董仲舒繁露曰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又曰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博深切明故子貢

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爲國家資也其爲切而至於殺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皆不明於道不覽於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掩殺於位一朝至爾陸生董生所述論其由來者舊矣皆可與傳意相發故備著之

楚人滅舒庸補曰亦羣舒也在時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補曰據左傳欒書荀偃殺之非君殺也經辭從同不別月者爲下弒日左傳在上年閏月乙卯晦蓋據他國史也魯[歷]當爲正月乙卯朔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補曰晉厲公也何休以庚申爲二月日非也正月乙卯朔庚申乃月六日也左傳是月甲申晦○撰異曰州蒲當爲州滿字之誤也孔穎達曰漢末有汝南應劭作舊君諱議云昔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此爲州滿或爲州蒲誤耳今定本作滿

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補曰疏曰於此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閒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文烝案傳發例於此者莒吳薛是夷狄小國可以晉包之又晉禍起於殺大去則明是大夫弒之而特不稱大夫

以見義經既相承傳亦承前傳也左傳稱欒書荀偃既殺胥童遂弒厲公春秋稱國以弒以爲厲公之自禍雖微書偃亦將被弒所謂國人不稱者也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厲公一朝殺三卿晉之諸臣可以盡去苟不能去必弒其君矣孟子又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此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者晉無伊尹其人亦必弒其君矣此其爲君之自禍豈非惡之甚哉張洽逆所聞於朱子頗及大過易位之說而不言書偃非其人則其義未出又曰厲公眦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悼公遂不臣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斯平情之論也○傳及左傳皆有君惡君無道之義傳發稱國之例而劉賈許頴爲左氏注申成其意弁解稱人最爲可據文十八年巳論之胡瑗之徙乃以傳及左傳之言爲害教此未深思也夫旣以弒君書則臣之大惡巳見臣惡巳見則君惡亦安可不論杜預注謂衆所共絕釋例謂羣下絕望是謂踏人孔穎達謂懲創將來之君兩見其義非赦弒君之人以爲無罪其言告甚明了後世如宋昰隋廣梁溫金亮之惡其臣氏有不可一日堪者豈可因其被弒而遂不論其惡哉且春秋書弒二十六皆外之五等君耳內君卽不言弒若隋爲天下共主則旣無弒事而亦無書理故魯不言

弒謂之王禮也至若孟子言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荀子亦言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此本專爲湯武言之然亦緣春秋辯別君臣之義推而究之之盡所謂充類至義之盡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彭城宋邑魚石十五年奔楚經稱復入者明前奔時入彭城以叛也今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言復入補曰注非也復者復中國也復其位之辭也入者內弗受也惡辭也內弗受而言復者棄左傳楚鄭同伐彭城納魚石以三百乘戍之是所謂復者楚復其位也范乃詔前奔時入彭城以叛於左傳既無證驗又違傳之明例矣彭城不繫宋者不須再出宋也不如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者彼從分洲楚子善惡故大夫亦得言納此則自從平文又彼納于陳是抵國都此未得人宋都也若然既無楚納文宜言自楚復入以彰楚之有奉而不言者蘇轍曰言伐宋則自楚也王貫道曰伐重於有奉也趙汸曰言故則不言所自

也文烝案前既有弃楚文此又承楚子伐宋自楚明矣故曰春秋貴於省文又曰春秋謹嚴又曰文簡而有法雖春秋可當也不言以叛者楚納之非彼以之趙汸萠鵬飛說近是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撰異曰匄本又作丐案丐者俗字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補曰月者爲下日甍日

築鹿囿築牆爲鹿地之苑補曰疏曰知非爲鹿築囿而以鹿爲地名者案郎囿既是地名則此鹿亦當是地名疏是也不言築囿于鹿與築臺于郎異者囿皆以廸爲名也疏又曰何休徐遊皆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言魯先有囿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識則郎及蛇淵亦是識也案毛詩傳云囿者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與何徐二說別者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四十里故約之云然耳未審何徐據何爲說文烝案魯有囿而又爲公羊義也毛詩傳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說文曰苑有垣也字林以爲有

垣曰苑無垣曰圃與說文異築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築或爲虞之或非虞之非虞之則不志鄉築館之屬常例皆不志也不志者經例因史例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補曰疏曰築微已發例復發之者彼築邑置官司以虞之例此直築囿以虞之圃邑既殊俱是虞之非正故再起傳例

己丑公薨于路寢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補曰復發之者說見宣十八年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補曰杜預曰將救宋疏曰范別例云乞師不釋者三從例可知也乞例有六乞師五乞盟一〇撰異曰魴公羊作彭後同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虛朾某地補曰當云地闕何休曰不日者或喪盟略文悉案先君未葬嗣君又未即位左傳謂孟獻

子請於諸侯先歸會葬言略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成補注十八終

大千六百五十六字
小萬零八百十四字
補注廿四字